

揚州曲先生詩



# 扬州曲艺史话

韦人 韦明铧

PPC 1 2 2

中国曲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 扬州曲艺史话

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牛栏山印刷厂印刷

数字：170,000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9 插页2

1985年4月北京第1版 198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200册

书号：10227·048

定价：1.25元

## 序

苏北名城扬州位置在南北流向的运河、和东西流向的长江的交点，自古以来，一直以繁华昌盛著称。清代盐商的豪华，康熙帝和乾隆帝的几次南巡，扬州的园林和名胜，这些都啧啧在人口。在海通以前，铁路兴筑以前，扬州不愧为东南一带经济和文化中心。应科举考试进京会试的士子，要经过扬州，切磋诗文，探讨经史学术的诗人名士，要来扬州观光；耽心逸乐，以声色自娱的公子王孙和富商巨贾，也要来欣赏扬州的戏曲演出和各种文娱。

清代大诗人赵瓯北曾在扬州观剧，赋诗有云：

又入扬州梦一场，红灯绿酒奏霓裳；  
经年不听游仙曲，又为云英一断肠。

故事何须出史编，无稽小说易喧阗；  
武松打虎昆仑犬，直与关张一样传。

扬州在清代极盛时，所有花部、雅部著名戏班，都归两淮

盐务管理，丰厚的待遇使戏曲演员都能尽其所长，演得出色。扬州城内的“苏唱街”，把苏州的演戏传统移植过来，是梨园总局的所在。因为昆曲戏班都是盐商们组成并发展的，扬州简直成为昆剧第二故乡了。

由于昆剧的风行，和戏曲有直接关系的说唱文娱，如说书和清唱之类，一定也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这是不消说的事。戏曲故事的丰富多采和日新月异，是和小说分不开的，上面赵瓯北的诗已经说得清楚。“无稽小说”所以“喧阗”，正说明当时扬州说书人用多种多样的小说故事说给人听，间接地道出了说书一业在扬州的普遍发达。

李斗《扬州画舫录》对清代中叶扬州说书就记载了下面一些有用的资料：

郡中称绝技者，吴天绪《三国志》，徐广如《东汉》，王德山《水浒记》，高晋公《五美图》，浦天玉《清风闸》，房山年《玉蜻蜓》，曹天衡《善恶图》，顾进章《靖难故事》，邹必显《飞跎传》，谎陈四《扬州话》，皆独步一时。近今如王景山、陶景章、王朝干、张破头、谢寿子、陈达三、薛家洪、谌耀廷、倪兆芳、陈天恭，亦可追武前人。——卷十一

李斗在上述记载里，大部分是评话艺人和他们各自擅长的书，但也述及了弦词（即弹词）中说唱《五美图》和《玉蜻蜓》的艺人。足见扬州说书艺人之多，和说唱内容的丰富。浦天玉说《清风闸》，邹必显说《飞跎传》，都是扬

州艺人的创作，也是本地风光，我在拙著《说书史话》（页142）里已叙述过这方面的许多论证，现在不拟多谈。李斗书中提到的曹天衡《善恶图》乃是一部极有意义的小说，可惜多年来已没人知道有这一小说存在过，更没人去说这书。过去统治阶级一直认为《水浒传》是“诲盗”的书，曾加禁毁，并造成子虚乌有的谬妄之谈，说《水浒》编撰人罗贯中子孙三代皆哑。可是《善恶图全传》却不是这样。它演宋徽宗时李雷故事，其中有罗定一位英雄，乃是罗贯中的儿子。这不但打破了前此捏造的罗贯中子孙都哑的传说，而且他的儿子罗定还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汉。由扬州评话艺人曹天衡演出的《善恶图》，一定是富有意义、为人喜听的一部好书，在扬州说书史上是要大书特书的。我们希望获得更多的关于曹天衡的生平资料，但可惜至今没有获得什么。

除曹天衡外，《画舫录》提到的十几位说唱艺人，不少简直不知道他们生平（其中浦天玉即浦琳，已有叶德均先生的考证，附录在拙著《说书史话》里）。陈天工（一作“恭”）是浦琳的徒弟，也就是可以“追武前人”的艺人。

扬州说书自昔评话与弦词同为听众所爱好，我在青年时期还听到一些很好的弦词弹唱。清代中叶更记录着高晋公《五美图》和房山年《玉蜻蜓》，但扬州弦词却始终未能长足发展，和不断创新，能够在江苏曲艺书坛上放出异样的光彩步武苏州弹词向前迈进。扬州方言接近国语体系，和吴语方言体系不同，但各有它的说唱优点，各有听

众。为什么扬州弦词不能在国语体系中和苏州弹词并驾齐驱，成为广大苏北、扬镇、南京、安徽大片地区的唯一的说唱文娱呢？扬州评话能做到的，为何扬州弦词不能做到？为什么这一弦词艺术日渐衰替，至今只有“张家弦词”若存若亡呢？苏州弹词和扬州弦词所说唱的传统书，不过是《珍珠塔》、《玉蜻蜓》、《三笑》一类小书，而说唱新书时扬州弦词艺人也可以编写嘛，为何不抖擞精神，和苏州弹词争长呢？我写到这里，寄热情和希望于扬州弦词艺人，因为我在青年时代，在扬州和镇江，都确曾听过不少优良的弦词。扬州弦词的中兴是我最关怀的一件事。

我们知道，一部曲艺史是包括评话、弹词（弦词）和清曲等在内的。清曲是小曲，针对过去昆曲盛行时代的大曲而言，故有是称。这是一般的说法，但扬州自昔就是文化名城，文娱活动一直是繁荣的。士大夫阶层在狎妓侑酒的饮宴中间，在豪门富室的厅堂上，在官僚眷属太太小姐们的爱好下，都不断有妓女和歌女在清唱，供有闲阶级的娱乐。而在扬州农村中，在大街小巷中，在往来内河的民船和小轮中，随时都可听到敲夹板、拉二胡的贫苦清唱艺人在唱给人听。他们博取微资，可以解决部分生活上的困难。

这一自古以来就有的扬州小曲清唱，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分布地区也很广，南京、上海、芜湖、蚌埠、汉口等地都有人唱扬州小曲。吴语方言系统下的上海，因为扬州

人来此的颇多，理发师、厨师等尤其著名，他们在工作余暇，喜欢唱曲消遣，唱的声音很好听，调门也多种多样，影响所及，上海人也普遍爱好扬州小曲了。其他地区流行扬州小曲，也是这个道理。曲调中如最早的〔银纽丝〕、〔剪靛花〕、〔吉祥草〕、〔劈破玉〕、〔满江红〕等，都曾脍炙人口，人人爱听。至于情节内容，有的是历史小说、民间故事和戏曲的改编，更多更好的是把小市民和劳动人民喜爱的，和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琐琐碎碎的内容，用通俗而顺口的词句表达在这些小调里。当然，地方色彩是浓厚的，一听就知道是扬州的特产。它们影响了戏曲，在戏曲中人物歌唱时插入扬州小曲的唱段，岂但不令人讨厌，而且别具轻灵宛转之感，使听众沉醉在美的享受中。

感谢热心研究扬州曲艺史的韦人、韦明铧同志，他们多年来做了不少可贵的工作。在故纸堆中挖掘资料是一件事，在扬州内外许多地区访问调查，不断对存在的老艺人和他们的子孙与门徒作深入的探询，则是另一更重大的事。长期的钻研和努力，才使《扬州曲艺史话》的写作成为可能。今天看到的这一十余万字的长编巨著，有条有理地叙述了扬州评话、弦词、清曲、鼓书等发展过程，也提出极富意义的独特见解，岂但扬州人要感谢他们，外地人对扬州文艺爱好特深的一定也欣赏这书的问世。总的说来，由于扬州曲艺史资料的贫乏，老艺人日就凋零，写出这一本《史话》来，实在是不容易的事。韦人父子两同志付出的脑力劳动，以及周諮博访付出的体力劳动，都值得

我们永久纪念和钦佩。

由于我在一九五八年曾撰写过《说书史话》（作家出版社出版），其间艰苦写作的过程我是亲身经历的（请参看《曲艺艺术论丛》一九八一年第一辑《我怎样研究和写作说书史的》一文），推己及人，知道对《扬州曲艺史话》一书的著成，又是何等艰辛的一项文艺业绩。上面这一短文，聊表我个人感佩的微忱而已。

陈汝衡

一九八二年六月

# 目 录

序 .....	陈汝衡 1
扬州评话三百年 .....	
历史回顾	1
艺术探讨	
书目概述	
扬州评话名家别录 .....	
柳敬亭——江北一声彻江南	45
浦 珉——满纸荒唐言 一把辛酸泪	
叶 英——出淤泥而不染	
徐广如——三年不鸣 一鸣惊人	
吴天绪——此时无声胜有声	
龚午亭——艺术之树常青	
李国辉——玉不琢 不成器	
张捷三——学我者生 似我者死	
戴善章——嬉笑怒骂 皆成文章	
王少堂——三人行必有我师	

扬州弦词散论	83
弦词名称考略	
弦词与柳敬亭	
弦词旧闻丛谈	
弦词书目一瞥	
弦词音乐浅说	
弦词艺术特色琐议	
关于“张家弦词”	112
“扬郡纷纷斩艺人”	
“张敬，蒋明称双绝”	
“宁在台下劳累死”	
“不将绝艺一家私”	
扬州清曲源流考	134
元代小唱——清曲的胚芽	
明代俗曲——清曲成长的沃土	
清代乾隆年间——清曲的全盛时期	
清代嘉道以后——清曲的衰落时期	
扬州清曲唱本论	169
清曲传统曲目及其题材分类	
世俗社会的真实画卷	
市井小民的善良心曲	
平淡有致的美妙乡音	
扬州清曲音乐谈	219
清曲的曲牌	
清曲曲牌结构	

清曲的歌唱、伴奏与演出	
清曲音乐与其它戏曲音乐之间的关系	
扬州鼓书	250
扬州清音	257
扬州书场小史	261
跋	韦人 273

## 扬州评话三百年

扬州，是一个古老的城市。

评话，是一种古老的伎艺。

评话古时亦称“说话”、“小说”。它的起源是很早的。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当然，这也就是今日评话的起源了。

关于扬州古代的“说话”，现存的史料是很少的。一九七九年三月，在扬州城郊发现的西汉墓中，出土了一批木俑。其中两件，经鉴定为说唱俑。木俑笑容可掬，手势豪放，似乎正在说着一个精彩的故事。这次出土的珍贵木俑，表明扬州在汉代已有说话艺人在活动。

在封建社会，每一种文艺的发展，都是由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发展所决定的。扬州在唐代发展成了商业发达的大都市。《旧唐书·苏颋传》说：“扬州地当要冲，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通鉴》卷二五九也说：“扬州富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在这种商人和市民高

度集中的城市里，“说话”的伎艺也必然在原来的基础上加工提高，以适应新的需要。

但唐代的“说话”，现在所知道的史料并不多。元稹《酬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中有“光阴听话移”之句，元氏自注云：“乐天每与予游，……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这段材料常被人们引作唐代说话的重要例证。所谓“一枝花”，据罗烨编的《醉翁谈录》说，乃是长安名妓李娃的别名。关于李娃的事迹，有唐人白行简《李娃传》一文可以参考。而李娃亦名李亚仙，又是一个与扬州很有关系的人物。现在扬州小东门尚有“亚仙桥”旧址，相传是李娃住过的地方。据此我们推想，如果唐代长安流传过李娃的故事，那么，当时的扬州也是应当流传过同样的故事的。

宋代扬州一带的“说话”，形式更加多样化了。宋人洪迈《夷词条》告诉我们：

江浙间路岐伶女，有黠慧知文墨、能于席上指物题咏应命  
辄成者，谓之命生。其滑稽含玩讽者，谓之乔合生。

“合生”和现代的相声有些近似，其实是一种形式灵活多变的说话伎艺。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二篇《宋之话本》里，把合生列为宋代“说话”伎艺的四家之一（其它三家为小说、谈经、讲史书）。

宋代说话人的姓名有不少见于记载，大部分散见于《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以及《武林旧事》等书中。

其中宋末元初人周密所著《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条，特别记载了一个名叫张显的艺人，其籍贯写明为“泰州”，长于“小说”。这大概是我们今天所能知道的宋代出生于扬州一带的唯一知道名姓的说话人了。

明代初年，又有一个叫陈君佐的扬州说话人，经常在宫廷中供奉皇帝。他因为“善滑稽”，曾得到明太祖的宠爱。但其人的品质却并不高尚，为了皇帝的一笑，他不惜作弄了许多盲艺人。明人都穆《都公谈纂》卷上记载了这一件事：

陈君佐，扬州人，善滑稽，太祖爱之。尝令说一字笑话，请俟一日，上许之。君佐出寻瞽人善词话者十数人，诈传上命，明日，诸瞽毕集，背负琵琶。君佐引之见上，至金水桥，大喝曰：“拜！”诸瞽仓皇下跪，多墮水者，上不觉大笑。

宋代的张显和明代的陈君佐，虽是出生于苏北扬州一带的说话人，但他们活动的地方均不在扬州，而是在当时的京城——今杭州与南京。那么，扬州本地的“说话”是怎样的情景呢？我们还是先看看明代扬州的经济情势吧！

如果说，扬州的重要性在隋唐之前主要表现在政治、军事方面，那么在隋唐之后直至明清，扬州的重要性主要是表现在经济、文化方面。而经济的发展又是文化发展的前提。

扬州在明代，漕运和盐务空前发达起来。原先在元代，主要由海道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但到了明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便停止了海运，改为从沿海转运，

由江入淮入黄，再经水陆路下天津转北京。这一来，使得大运河成了南北交通大动脉，而扬州又成了漕运的枢纽。明代漕运船有一万多艘，押运官兵十二万余人。位于大运河边的扬州，市井相连，车水马龙，再次成为东南繁盛之区。在盐业方面，扬州是淮南总所。这里设有巡盐御史，督理淮浙盐务。万历初年，每年单是盐税收入就有六十万两之多，交易额自然更大了。盐商是盐业的垄断者，与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关系都很密切，所谓“购买亭园宾亦主，经营盐典仕而商”。唯其如此，到了清初扬州才形成了一大批家拥万贯资财的盐商集团，后来的《清朝野史大观》甚至说：“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其富可知。

除了漕运和盐务，明代扬州的手工业又特别地发达，漆器、玉器、镂金器、镶嵌器、刺绣、雕版印刷等等，均称海内翘楚。

发达的经济，造成了新的庞大的市民阶层。新的人群，有新的文化需求。作为市民文化精粹之一的评话，在这时候便获得了蓬勃发展的可能，以至于逐步形成为具有浓郁地方风味和鲜明地方色彩的曲种——扬州评话。这大约是发生在明代中叶以后至明末之间的事。

明末清初的吴梅村，在为大说书家柳敬亭所作的《传》中写道：

柳生之技，其先后江湖间者，广陵张樵、陈恩，姑苏吴逸，与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

这里的泰州柳敬亭，广陵张樵、陈思，正是成熟的扬州评话孕育出来的杰出人物，也是方兴未艾的扬州评话开始走出扬州并且产生广泛影响的代表人物。

就中，名声最大的要数柳敬亭。这一方面因为他确是个有很高艺术造诣的说书家，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参加过一些政治活动，从而结识了许多文人的缘故。在柳敬亭之前，有关扬州评话的记载是那么少；关于柳敬亭，各种记载和传说是那么多！因此，当我们今天回顾扬州评话的历史的时候，几乎也只能从柳敬亭开始了。

## 历史回顾

扬州评话是具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古老的曲艺品种。在封建社会里，扬州评话艺人的社会地位低下，他们开讲的“书词”被士大夫们目为“俚俗之言”，因而有关他们的记载留下的极少。一直到明代末年出现了杰出的大说书家柳敬亭，才有关于他的传略、轶事和文人对他投赠的诗词见诸文字，并一直流传至今。

柳敬亭是当时扬州属下的泰州人。他曾经投身于南明知名将领左良玉麾下，在政治、军事方面起过一些作用，因而引起了当时许多文人的注意。有关柳敬亭的种种记载，说明扬州评话在明代已经发展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

柳敬亭正是在前辈艺人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攀登上